

历代诗话丛书

Li Dai Shi Hua

Cong Shu

瓯北诗话

(清) 赵翼 著 马亚中 杨年丰 批注



22
02

历代诗话丛书

Li Dai Shi Hua
Cong Shu

32

瓯北诗话

(清) 赵翼 著 马亚中 杨年丰 批注

I207.2
2.343.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瓯北诗话/(清)赵翼著;马亚中,杨年丰批注. —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9. 12

(历代诗话丛书)

ISBN 978-7-80729-561-7

I. 瓯… II. ①赵…②马…③杨… III. 诗话—中国—古代 IV. I207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6710 号

书 名 瓯北诗话

著 者 (清)赵翼 著 马亚中 杨年丰 批注

责任编辑 韩凤冉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扬中市科技园区东进大道 6 号 邮编 212212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17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561-7

定 价 18.00 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511-88420818)

目 录

卷一	1
卷二	11
卷三	22
卷四	29
卷五	46
卷六	66
卷七	84
卷八	100
卷九	112
卷一〇	126
卷一一	143
卷一二	155

卷 一

李 青 莲 诗

一 李青莲自是仙灵降生。司马子微一见，即谓其有仙风道骨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。贺知章一见，亦即呼为“谪仙人”。放还山后，陈留采访使李彦允为请于北海高天师授道箓。其神采必有迥异乎常人者。诗之不可及处，在乎神识超迈，飘然而来，忽然而去，不屑屑于雕章琢句，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，自有天马行空，不可羁勒之势。若论其沉刻，则不如杜；雄鸷，亦不如韩。然以杜、韩与之比较，一则用力而不免痕迹，一则不用力而触手生春，此仙与人之别也。

二 青莲一生本领，即在五十九首《古风》之第一首，开口便说《大雅》不作，骚人斯起，然词多哀怨，已非正声；至扬、马益流宕，建安以后，更绮丽不足为法；迨有唐文运肇兴，而已适当其时，将以删述继获麟之后。是其眼光所注，早已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直欲于千载后上接《风》、《雅》。盖自信其才分之高，趋向之正，足以起八代之衰，而以身任之，非徒大言欺人也。

三 青莲集中古诗多，律诗少。五律尚有七十余首，七律只十首而已。盖才气豪迈，全以神运，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，与雕绘者争长。然有对偶处，仍自工丽；且工丽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，溢出行墨之外。如：“洗兵条支海上波，放马天山雪中草。”（《战

李白《大鹏赋》序云：“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，谓余有仙风道骨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。”司马承祯，唐道士，字子微，法号道隐，自号白云子。隐居天台山。与李白、贺知章、孟浩然等同为“仙宗十友”。

授道箓：李彦允为李白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，一说时在天宝三年，不确。肖直考辨李彦允任陈留采访使的时间当在天宝十三年前后。天宝四年夏或五年，李白游山东，有《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鹤山湖》，此济南太守应为李彦允，也正是在此时受道箓，其时李彦允尚未任陈留采访使，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是以李彦允后任最高官职称之。

获麟：《春秋左氏传》经云：“哀公十四年，春，西狩获麟。”杜预注云：“麟者，仁兽，圣王之嘉瑞也。时无明王出而遇获，仲尼伤周道之不兴，感嘉瑞之无应，故因鲁《春秋》而修中兴之教，绝笔于获麟之句。”

文起八代之衰：见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：“独韩文公起布衣，谈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从公，复归于正。盖三百年于此矣！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……”

《塞上曲》：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李太白文集》、《李太白集分类补注》、《李太白集注》及《全唐诗》均作《塞下曲》。

《早朝大明宫》：唐中书舍人贾至作于唐肃宗乾元初(758年)。和诗有王维《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》、岑参《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》及杜甫《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》。

甌北论诗重视天分灵感，故讲求自然兴会，其《佳句》诗云：“生平得意处，却自自然来。”《无诗》又云：“风行水上自生波，偶值无风可奈何？”然亦不弃人力，故又云：“诗非苦心作不成，佳处又非苦心成。”(《连日笔墨应酬书此一笑》)天工人巧相发，则相得益彰，故其《闲居读书作六首》之五又兼而论之：“乃知人巧处，亦天工所到。所以才智人，不肯自弃暴，力欲争上游，性灵乃其要。”

“石破”句出自李贺《李凭箜篌引》

“白摧朽骨”句出自杜甫《戏为双松图歌(韦偃画)》

“巨刃”句出自韩愈《调张籍》。

城南》)“天兵照雪下玉关，虏箭如沙射金甲。”(《胡无人》)“边月随弓影，胡霜拂剑花。”(《塞上曲》)“笛奏龙吟水，箫鸣凤下空。”(《宫中行乐词》)何尝不研炼，何尝不精采耶？惟七律究未完善。内有《送贺监归四明》及《题崔明府丹灶》二首，尚整练合格，其他殊不足观，且有六句为一首者。盖开元、天宝之间，七律尚未盛行，至德以后，贾至等《早朝大明宫》诸作，互相琢磨，始觉尽善，而青莲久已出都，故所作不多也。

四 诗家好作奇句警语，必千锤百炼而后而成。如李长吉“石破天惊逗秋雨”，虽险而无意义，唯觉无理取闹。至少陵之“白摧朽骨龙虎死，黑入太阴雷雨垂”，昌黎之“巨刃摩天扬”，“乾坤摆雷碾”等句，实足惊心动魄，然全力搏兔之状，人皆见之。青莲则不然。如：“抚顶弄盘古，推车转天轮。女娲戏黄土，团作愚下人。散在六合间，濛濛如沙尘。”(《上云乐》)“举手弄清浅，误攀织女机。”(《游泰山》)“一风三日吹倒山，白浪高于瓦官阁。”(《横江词》)皆奇警极矣，而以挥洒出之，全不见其锤炼之迹。其他刻露处，如“长风入短袂，两手如怀冰。”(《新平少年》)“客土植危根，逢春犹不死。”(《树中草》)“蟋蟀啼青松，安见此树老。”(《拟古》)“罗帏舒卷，似有人开。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。”(《独漉篇》)“莫卷龙须席，从他生网丝。且留琥珀枕，或有梦来时。”(《白头吟》)皆人所百思不到，而入青莲手，一若未经构思者。后人从此等此悟入，可得其真矣。

五 青莲工于乐府。盖其才思横溢，无所发抒，辄借此以逞笔力，故集中多至一百十五首。有借旧题以写己怀述时事者。如《将进酒》之与岑夫子、丹丘生共饮。《门有车马客行》有云：“叹我万里游，飘飘三十春。空谈帝王略，紫绶不挂身。”《梁甫吟》专

咏吕尚、郦生，以见士未遇时为人所轻，及成功而后见。《天马歌》以马喻己之未遇，冀人荐达。此借旧题以自写己怀者也。《猛虎行》全叙安禄山之乱，有“秦人半作燕地囚，胡马翻衔洛阳草”等句。此借旧题以写时事者也。其他则皆题中应有之义，而别出机杼，以肆其才。乃说诗者必曲为附会，谓某诗以某事而作，某诗以某人而作。诗人遇题触景，即有吟咏，岂必皆有所为耶？无所为，则竟不作一字耶？即如《蜀道难》，本亦乐府旧题，而黄山谷误信旧注，以为刺章仇兼琼之有异志；宋子京又据范摅《云溪友议》，以为严武帅蜀，不礼于故相房琯，并尝欲杀杜甫，故此诗为房、杜危之。不知章仇在蜀，正当天宝之初，中外晏安，臣僚贴服，岂有所顾虑！青莲《答杜秀才》有云“闻君往年游锦城，章仇尚书倒屣迎”，则章仇并能下士者，更无从致讥。至严武先后镇蜀，在肃、代两朝，而青莲天宝初入都，即以此诗受贺知章之赏识，其事在严武帅蜀前且二十年，其为附会，更不待辨。又如《胡无人》一首中，有“太白入月敌可摧”之句，适与禄山被杀之讖相符，说者又谓此诗预决禄山之死。不知太白入月，本天官家占验之法，岂专指禄山！且此篇上文，但言戎骑窥边，汉兵杀敌之事，初不涉渔阳一语也。即此二首观之，可破穿凿之论矣。

六 李阳冰序谓唐初诗体，尚有梁、陈宫掖之风，至青莲而大变，扫尽无余。然细观之，宫掖之风，究未扫尽也。盖古乐府本多托于闺情女思，青莲深于乐府，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，然皆含蓄有古意。如《黄葛篇》之“苍梧大火流，暑服莫轻掷。此物虽过时，是妾手中迹”。《劳劳亭》之“春风知别苦，不遣柳条青”。《春思》之“春风不相识，何事入罗帏”。皆醞藉吞吐，言短意长，直接《国风》之遗。少陵已无

瓯北论李白极赏其才力，称其诗天然超迈不可及。人论瓯北亦曰“夫惟有绝人之才，有过从之趣，有兼人之学，乃能奄有古人之长，而不袭古人之貌；然后可以卓然自成为一家。今于耘松先生见之矣。耘松天才超特，于书无所不窥，而尤好吟咏……有才子之目。”（钱大昕《瓯北集序》）

瓯北《闲居无事……辄成八首》之七亦云：“少时学语苦难圆，只道功夫半未全。到老始知非力取，三分人事七分天。”

瓯北《题陈东浦藩伯敦拙堂诗集》亦云“时当六朝后，举世炫丽藻。青莲虽不群，余习犹或蹈。”

“苍梧大火流”句《四库全书》诸本中皆作“苍梧大火落”。

此风味矣。

七 《古风》五十九首非一时之作，年代先后亦无伦次，盖后人取其无题者汇为一卷耳。如第十四首述用兵开边之事，讥明皇黩武，则天宝初年事也。第十九首“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”，则安禄山陷东都时也。二十四首铺张斗鸡之贾昌，则开元中事也。三十四首“渡泸及五月，将赴云南征”，则鲜于仲通用兵云南时事也。三十七首“而我竟何辜，远身金殿旁”，则自供奉翰林后放还山时作也。长洲许元祐指第十四首即以为征云南，而并欲改诗中“三十六万人”为“二十六万”，谓云南之师实二十万人也。不知此篇开首即云“胡关饶风沙”，又有“天骄毒威武”等句，皆指塞外戎虏，何尝有一字涉南蛮耶？

《赠裴仲堪》，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七作：“明主倘见收，烟霄路非赊。知飞万里道，勿使岁寒嗟。”《李太白文集分类补注》卷九、《李太白集注》卷九及《全唐诗》卷一百六十八作：“明主倘见收，烟霄路非赊。时命若不会，归应炼丹砂。”

“黄山谷云”诸句：转引自宋胡仔《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五“李谪仙”条。

“东坡云”诸句：转引自宋胡仔《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五“李谪仙”条。

八 青莲少好学仙，故登真度世之志，十诗而九。盖出于性之所嗜，非矫托也。然又慕功名，所企羨者，鲁仲连、侯嬴、酈食其、张良、韩信、东方朔等。总欲有所建立，垂名于世，然后拂衣还山，学仙以求长生。如《赠裴仲堪》云：“明主倘见收，烟霄路非遐。时命若不会，归应炼丹砂。”《从驾温泉赠杨山人》云：“待吾尽节报明主，然后相携卧白云。”《赠卫尉张卿》云：“功成拂衣去，摇曳沧洲旁。”《赠韦秘书》云：“终与安社稷，功成去五湖。”《别从甥高五》云：“成功解相访，溪水桃花流。”《登谢安墩》云：“功成拂衣去，归入武陵源。”其视成仙得道，若可操券致者，盖其性灵中所自有也。

九 青莲诗文最多，自李阳冰作序时，已谓“当时著述，十丧其九；今所存者，皆得之他人”云。故集中转有贗作，为后人搀入者。黄山谷云：“《长干行》二首，妾发初覆额，太白自作也；忆妾深闺里，李益尚书作也。太白如富贵人，终不作寒乞语，他人则自露小家气象耳。”又集中《去妇词》一首，实即顾况《弃妇

词》，后人增数句而编入李集者。然此犹皆唐人所作，故置之李集中，亦不甚相远。又有五代时人所作，而亦混收入者。东坡云：“唐末五代，文章衰陋，诗有贯休，书有亚栖，村俗之气，大抵相似。近日曾子固编《太白集》，有《赠僧怀素草书歌》及“笑矣乎”、“悲来乎”数首，皆贯休以下诗格，必非太白所作，不知曾公何以信为真作也？”是东坡已别之甚严。今按贗作尚不止此。《少年行》末幅云：“男儿百年且乐命，何须狗书受贫病！男儿百年且荣身，何须狗节甘风尘！衣冠半是征戍士，穷儒浪作林泉民。遮莫枝根长百丈，不如当代多还往。遮莫姻亲连帝城，不如当身自簪纓。”试以青莲他诗读之，有此村气耶？（东坡读太白《姑熟十咏》，大笑曰：“贗物败矣，岂有李白作此语者！”见陆放翁《入蜀记》。）

一〇 青莲自翰林被放还山，固不能无怨望，然其诗尚不甚露怏憾之意。如《赠蔡舍人雄》云：“遭逢圣明主，敢进兴亡言。白璧竟何辜，青蝇遂成冤。”《赠崔司户》云：“布衣侍丹墀，密勿草丝纶。才微惠渥重，谗巧生缁磷。”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》云：“一谈一笑失颜色，苍蝇贝锦喧谤声。”《赠宋少府》云：“早怀经济策，特受龙颜顾。白玉栖青蝇，君臣忽行路。”皆不过谓无罪被谤而出耳。独《雪谗诗》有云：“彼人之倡狂，不如鹄之强强”，则指谗者也；“彼妇人之淫昏，不如鹑之奔奔”，则指杨妃也。其下并以妲己、褒姒为比，甚至以吕后之私审食其，秦后之嬖毒，喻杨妃之淫秽，则更指斥丑行，毫无顾忌。青莲胸怀浩落，不屑屑于恩怨，何至诽谤如此！恐亦非其真笔也。

一一 青莲避安禄山之乱，南奔江左后，为永王璘招入幕中，坐累得罪之事，就其诗核之，亦有可得其次第者。《扶风豪士歌》：“洛阳三月飞胡沙，白骨相撑如乱麻。我亦东奔向吴国，来醉扶风豪士家。”

《崔司户》、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》、《赠宋少府》、《雪谗诗》：《四库全书》诸本分别作《崔司户文昆季》、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、《赠溧阳宋少府陟》、《雪谗诗赠友人》。

吕后之审食其：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：“食其故得幸太后”，食其，即郾食其。

《南奔》：此题一作《自丹阳南奔道中作》，萧士贇认为是伪作。

按天宝十四载十一月，禄山反，十二月陷洛阳，其曰“三月”，则十五载之春，自洛南奔也。《猛虎行》“窜身南国避胡尘”之下，即云“昨日方为宣城客”，是南奔先至宣城也。又有《乱后将避地剡中赠崔宣城》诗，则至宣城后本欲入剡。然《赠王判官》云：“大盗割鸿沟，如风扫秋叶。吾非济代人，且隐屏风叠。”则入剡未果，即往庐山也。后有《赠江夏太守》诗，自叙被永王璘招致入幕之事，云“半夜水军来，追胁上楼船”，是璘至寻阳始招致之，而《旧唐书》谓白谒见璘于宣城者，非也。青莲本学纵横术，以功名自许，其从璘，正欲藉以立功。故所作《永王东巡歌》第二首，即云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静胡沙”，已隐然以谢安自许。是时璘未有异志，及见所至富饶，始有窥江左意，然犹未敢显言；青莲固未知之。故第五首云“诸侯不救河南地，更喜贤王远道来”，方美其能勤王。末章云“南风一扫胡尘静，西入长安到日边”，犹望其成功入京奏凯也。即所云“云梦开朱邸，金陵作小山”，“小山”、“朱邸”，亦是藩王之事。且《在水军宴与幕府诸公》诗云：“愿与四座公，静谈《金匱篇》。所冀旄头灭，功成追鲁连。”亦正以讨贼为志也。然则谓青莲有从乱之意，固不待辨也。独是璘初未显言，及采访使李希言平牒，璘乃藉端发怒，使浑惟明袭希言，李广琛趋广陵，则已显然为逆。诗中有“王出三山按五湖”之句，是已随璘自金陵东下，岂犹不知其悖逆，直至璘败丹阳始奔逃耶？盖已入璘军中，前后左右莫非璘兵，遂不能自脱，必至败乱时，始可得间逃出耳。然其《南奔》诗云：“主将动谗疑，王师忽离畔。宾御如浮云，从风各消散。”似反谓李广琛等之反正归国者为离畔，其愚亦甚矣！且其自洛南奔诗有云：“张良未遇韩信贫，刘项存亡在两臣。暂到下邳受兵略，来投漂母作主人。”又云：“萧曹曾

作沛中吏，攀龙附凤会有时。”是直欲因乱而图风云附会。且《永王东巡歌》内有云：“我王战舳轻秦汉，却似文皇欲渡辽。”则竟以太宗比璘，其语言亦太不检矣！宜其身陷重罪，虽以崔涣、宋若思之辨雪，终不免夜郎之行也。

一二 青莲胸怀洒落，虽经窜徙，亦不甚哀痛，惟《上崔涣百忧章》有“星离一门，草掷二孩”之语，最为惨切，盖在狱中作也。及流夜郎途次，别无悲悻语。至江夏陪薛明府宴兴德寺，已有诗纪游。又遇张谓出使夏口，沔州牧杜某、汉阳宰王某觴之于南湖；张谓请名此湖，青莲即名之曰郎官湖。《西塞驿寄裴隐》云：“空将泽畔吟，寄尔江南管。”《赠辛判官》云：“我愁远谪夜郎去，何日金鸡放赦回？”《赠刘都使》云：“而我谢明主，衔哀投夜郎。归家酒债多，门客粲成行。所求竟无绪，裘马欲摧藏。”则被谪后宾客尚多，而欲其资助以偿酒债。《赠常侍御》云：“登朝若有言，一访南迁贾。”《赠易秀才》云：“蹉跎君自惜，窜逐我因谁？感激平生意，劳歌寄此辞。”皆无侘傺无聊之感。至《永华寺寄寻阳群官》云：“天命有所悬，安得苦愁思。”《别贾舍人》云：“何必儿女仁，相看泪成行。”则更能自排遣矣。及半道赦归，即有“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，君亦为我倒翻鹦鹉洲”之句。又《汉阳病酒寄王明府》云：“去岁左迁夜郎道，今年赦放巫山阳。”其下即云：“愿扫鹦鹉洲，与君醉千场。莫惜连船沽美酒，千金一掷买群芳。”其豪气依然如故也。

《西塞驿寄裴隐》、《永华寺寄寻阳群官》、《别贾舍人》：《四库全书》诸本分别作《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》、《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》（“寻阳”，《全唐诗》本作“浔阳”）、《留别贾舍人至二首》。

一三 青莲救郭子仪，及坐永王璘事，得子仪解救，此见乐史序中。谓“白有知鉴，客并州时，识汾阳王郭子仪于行伍，为脱其刑责而奖重之。及白坐永王璘事，子仪请以己官爵赎其罪，上许之，而免诛”云。《新唐书》本传亦载之。然青莲集中无一字与子

仪往来者。当其系狱时，以诗上崔涣、宋若思求雪。如果有德于子仪，岂无一字乞援？即或道远不相及，而子仪救释之后，何又无一字述其恩、记其事？则此事之有无，未可信也。集中有《赠郭将军》一首，云：“将军少年出武威，入掌银台护紫微。”此又非子仪履历，当另是一人。

一四 《赠张相镐》诗云：“卧病宿松山，苍茫空四邻。闻君自天来。目张气益振。”按张镐以宰相兼河南节度使，出师河南，在至德二载之秋，而永王璘之败，在是年之春。璘败，青莲即亡奔宿松，被系寻阳狱，安得以诗赠镐？岂亡奔宿松时，尚未被系，闻镐将至，以诗干之耶？

一五 青莲虽有志出世，而功名之念，至老不衰。集中有留别金陵诸公诗，题云：《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》。按李光弼为太尉，在上元元年，统八道行营，镇临淮。青莲于乾元二年赦归，是时已在金陵矣。一闻光弼出师，又欲赴其军自效，何其壮心不已耶！或欲自雪其从璘之累耶！

一六 《赠泗州僧伽歌》云：“真僧法号号僧伽，有时与我论三车。”末云：“嗟予落魄江淮久，罕遇真僧说空有。”按《传灯录》：“僧伽大师，唐高宗时，在泗州建晋光王寺。中宗景龙二年，遣使迎至京师，命住大荐福寺。三年三月三日式寂，敕命就荐福寺漆身起塔，忽臭气满城，帝默许送还泗州，即异香腾馥。”是僧伽示寂，在景龙三年也。而薛仲邕所编《青莲年谱》，青莲生于武后圣历二年，则景龙三年仅十一岁，岂能即与僧伽论三车？且云“落魄江淮已久”，则必非十余岁时也。《传灯录》所记年岁，或当有误。《年谱》据曾巩序，谓青莲年六十四。而李阳冰志青莲之死，在宝应元年。由宝应元年逆溯六十四年，当是圣

历二年所生。然青莲《代宋若思荐己表》云：“前翰林供奉李白，年五十七，为永王璘胁行，道中奔亡，臣及崔涣推覆，实为无辜。”按永王璘之败，在至德二载，青莲奔亡系寻阳狱，宣慰大使崔涣及中丞宋若思验出之。若思之荐之，即在此时也。是年年五十七，则宝应元年之卒，实只六十一岁。恐《年谱》亦误。岂荐表少填三年，如宋时之有实年、官年耶？放翁又谓“《僧伽歌》太白旧集本无之，乃宋次道再编时贪多务得之过也”。

一七 青莲妻许氏，见曾巩序。谓白自蜀至楚，云梦许氏者，高宗时宰相国师之家，以女妻白，因留云梦三年。青莲《上安州裴长史》亦云：“楚有七泽，遂来观焉。许相公家见招，妻以女孙，便憩息于此，至移三霜。”是青莲娶许氏之明证也。乃集中有《流夜郎至乌江别宗十六璟》一首云：“我非东床人，令姊忝齐眉。谪遭云罗解，翻谪夜郎悲。拙妻莫邪剑，及此二龙随。惭君湍波苦，千里远从之。”似青莲窜时，宗氏妻与之偕行，而氏弟璟送之者，则又有一宗氏妻矣。然此诗上文云：“君家全盛日，台鼎何陆离。”又似故相之后，此不可解也。岂刻本误许为宗耶？或许氏妻先亡，继娶宗氏耶？按青莲先有《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》诗。及在寻阳狱，又有《寄内诗》云：“多君同蔡琰，流泪请曹公。”流夜郎后，又有《寄内诗》云：“北雁春归看欲尽，南来不得豫章书。”则其妻又留居豫章，而未尝从行。然则宗十六之姊如双剑之相随者，又何人也？集中有《留别西河刘少府》诗云：“余亦如流萍，随波乐休明。自有两少妾，双骑骏马行。”此是客并州时作，与此无涉。

一八 青莲少时，曾为无赖子所困，得陆调解救。集中有赠调诗云：“我昔斗鸡徒，连延五陵豪。邀遮相组织，呵吓来煎熬。君开万人丛，鞍马皆辟易。告

赠调诗：此题《四库全书》诸本均作《叙旧赠江阳宰陆调》。

急清宪台，脱余北门厄。”此亦其逸事也。

十九 杜少陵曾官拾遗，青莲亦曾有此官。刘全白撰墓碣云：“代宗登极，广拔幽滞，君亦拜拾遗。闻命之后，君即逝矣。”《新唐书》亦载之。既闻命而卒，则及身曾受此官。是青莲亦可称李拾遗也。按李、杜同时，据年谱及诸传序，青莲卒于宝应元年，年六十四，少陵卒于大历五年，年五十九。是杜小于李十三岁。其卒也，亦后于李八年。

卷二

杜少陵诗

一 杜少陵一生穷愁，以诗度日，其所作必不止今所传古体三百九十首，近体一千六首而已。使一无散失，后人自可即诗以考其生平。惜乎遗落过半！韩昌黎所谓“平生千万篇，雷电下取将。流落人间者，泰山一毫芒”。此在唐时已然矣。幸北宋诸公，搜罗掇拾，汇为全编。吕汲公因之作年谱，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，颇得大概。黄鹤、鲁閤之徒，乃又为之年经月纬，一若亲从少陵游历者，则未免穿凿附会，宜常熟本之笑其愚也。然常熟本开卷即以《赠韦左丞》为第一首，谓“此首布置最得正体，前贤皆录为压卷”云。然此诗乃诣京师考试报罢，将出都之作，则天宝六七载事也。王洙本则以《游龙门奉先寺》为首。龙门在河南，公游东都，在开元之末，则此诗自在前。然公先在其父闲兖州官舍，有《登兖州城楼》诗，云“东郡趋庭日”，则又在游东都之前，自应列在卷首，而以《望岳》、《游南池》、《宴历亭》诸诗次之。今王洙本亦仍在《奉先寺》后。又《前出塞》为秦、陇兵赴交河而作，尚是开元中事。《后出塞》为东都兵赴蓟门而作，末章明言安禄山将反，先脱身逃归，则是天宝十四载之事，此当在首卷《兵车行》之后。而王洙本及常熟本皆入秦州诗内，谓在秦州时追述者。此有何据耶？皆编次之误也。

二 宋子京《唐书·杜甫传赞》，谓其诗“浑涵汪

瓠北论诗，极推重杜甫，其核心在于杜能突破六朝，开出一代新生面。其《读杜诗》云“杜诗久循诵，今始识神功。不创前未有，焉传后无穷。一生为客恨，万古出群雄。吾老方津逮，何由羿毂中？”《题陈东浦藩伯敦拙堂诗集》亦云“学诗必学杜，万口同一噪。连城有真璧，未可珉珠冒。呜呼洗花翁，在唐本别调。时当六朝后，举世炫丽藻。青莲虽不群，余习犹或蹈。唯公起扫除，天门一龙跳。骨力森开张，神勇郁雄鸷。阳乌掩燿火，阵雷塞剡窞。天壤此一途，疏凿曾未到。一开五丁峡，遂坦九轨道。坐令翰墨场，莫不奉旌纛。微之仿精切，退之师排纂。义山炼格道，浣翁取径峭。豪宕放翁吟，悲壮遗山吊。斯皆分杜派，各具一体妙。迨明李何辈，但摹面目肖。彭亨鼓蛙怒，咆哮奋虎啸。徒滋虚气张，终觉轻心掉。……缅昔老拾遗，入蜀诗益爆。长揖严尹幕，高歌葛相庙。至今旧草堂，万丈光尚耀”。

“平生”四句出自韩愈《调张籍》。

“微之”句出于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》

“秦少游”句出于《韩愈论》。

罗根泽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比较李杜则云：实则如李白自己所说，“横经枕籍，制作不倦”（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），何尝没有学力？杜甫自己说，“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”（《壮游》），何尝没有天才？天才学力不是二人的区别，二人的区别在：李白采取积极浪漫主义的方向方法，杜甫采取现实主义的方向方法，作风不同，各极其妙，衡论高下，殊属不易。后人的优劣说，无价值的不谈，有价值的也不在抑扬李杜，而在提示积极浪漫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风格。元稹抑李扬杜，说杜诗的长处在于：“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，风调清新，属对律切。”（详四篇第四章一节）正是提示了现实主义的风格。欧阳修抑杜崇李，说李诗的长处在于：“天才自放”，“落笔云烟”，“千奇万险，不可追攀”，正是提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。

“称李白”句见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。

“称高岑”句见《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》。

“称侄勤”句见《醉歌行》。

茫，千汇万状，兼古今而有之”，大概就其气体而言。此外，如荆公、东坡、山谷等，各就一首一句，叹以为不可及，皆未说着少陵之真本领也。其真本领仍在少陵诗中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一句。盖其思力沉厚，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，少陵必说到十分，甚至有十二三分者。其笔力之豪劲，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，故深入无浅语。微之谓其薄《风》、《雅》，该沈、宋，夺苏、李，吞曹、刘，掩颜、谢，综徐、庾，足见其牢笼万有。秦少游并谓其不集诸家之长，亦不能如此。则似少陵专以学力集诸家之大成。明李崕诸人，遂谓李太白全乎天才，杜子美全乎学力。此真耳食之论也！思力所到，即其才分所到，有不如是则不快者。此非性灵中本有是分际，而尽其量乎？出于性灵所固有，而谓其全以学力胜乎？今姑摘数条于此，有沉著至十分者，有奇险至十二三分者，略为举隅，学者可类推矣。

三 一题必尽题中之义，沉著至十分者，如《房兵曹胡马》，既言“竹批双耳”、“风入四蹄”矣，下又云：“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”《听许十一弹琴》诗，既云“应手捶钩，清心听镗”矣，下又云：“精微穿溟滓，飞动摧霹雳。”以至称李白诗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，称高、岑二公诗“意惬关飞动，篇终接混茫”，称侄勤诗“词源倒流三峡水，笔阵独扫千人军”。《登慈恩寺塔》云：“俯视但一气，焉能辨皇州？”《赴奉先县》云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《北征》云：“夜深经战场，寒月照白骨。”《述怀》云：“摧颓苍松根，地冷骨未朽。”此皆题中应有之义，他人说不到，而少陵独到者也。

四 有题中未必有此义，而冥心刻骨，奇险至十二三分者，如《望岳》之“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”，《登慈恩寺塔》之“七星在北户，河汉声西流”，《三川

观水涨》之“声吹鬼神下，势阅人代速”，《送韦评事》之“鸟惊出死树，龙怒拔老湫”，《刘少府画山水幃》之“反思前夜风雨急，乃是蒲城鬼神入。元气淋漓幃犹湿，真宰上诉天应泣”，《韦偃画松》之“白摧朽骨龙虎死，黑入太阴雷雨垂”，《铁堂峡》之“径摩苍穹蟠，石与厚地裂”，《木皮岭》之“仰干塞大明，俯入裂厚坤”，《桃竹杖》之“路幽必为鬼神夺，拔剑或与蛟龙争”，《登白帝城楼》之“扶桑西枝封断石，弱水东影随长流”（扶桑在东，而曰“西枝”，弱水在西，而曰“东影”，正极言其地之高，所眺之远。）皆题中本无此义，而竭意摹写，宁过无不及，遂成此意外奇险之句，所谓十二三分者也。至于寻常写景，不必有意惊人，而体贴入微，亦复人不能到。如东坡所赏“四更山吐月，残夜水明楼”，“暗飞萤自照，水宿鸟相呼”等句，若不甚经意，而已十分圆足，益可见其才力之独至也。

五 自初唐沈、宋诸人创为律体，于是五字七字中争为雄丽之语，及盛唐而益出。如贾至《早朝大明宫》之作，少陵、王维、岑参等皆有和诗，诗中皆有杰句是也。杜诗五律，究以“江山有巴蜀，栋宇自齐梁”一联为最。东西数千里，上下数百年，尽纳入两个虚字中，此何等神力！其次则“星临万户动，月傍九霄多”，亦有气势。至《岳阳楼》之“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”，古今无不推为绝唱。然春秋时洞庭左右皆楚地，无吴地也；若以孙吴与蜀分湘水为界，则当云“吴蜀东南坼”；且以天下地势而论，洞庭尚在西南，亦难指为东南。——少陵从蜀东下，但觉其在东南故耳。又七律中“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”，“锦江春色来天地，玉垒浮云变古今”，亦是绝唱；然换却“三峡”、“锦江”、“玉垒”等字，何地不可移用？则此数联亦不无可议；唯以此等气魄从前未有，独创自少

“四更”句出自杜甫《月》。

“暗飞”句出自杜甫《倦夜》。

“江山”两句出自杜甫《上兜率宫》。

“星临”句出自杜甫《春宿左省》。

“五更”句出自杜甫《西阁口号承元二十一》。

“锦江”句出自杜甫《登楼》。

“苍波”句出欧阳修《和韩学士襄州闻喜亭置酒》，其中“苍波”原作“清川”，胡仔《渔隐丛话》前后集所引均作“苍波”；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十五引，“苍波”作“沧江”。

“万马”句出欧阳修《寄秦州田元均》。

“令严”句出苏轼《引满醉吟》。

“露布”句出自苏轼《闻洮西捷报》。

“大地”句出元代杨载《宗阳宫望月分韵得声字》。

“绝顶”两句出朱彝尊《题南昌铁柱观》，“绝顶”作“阴洞”。